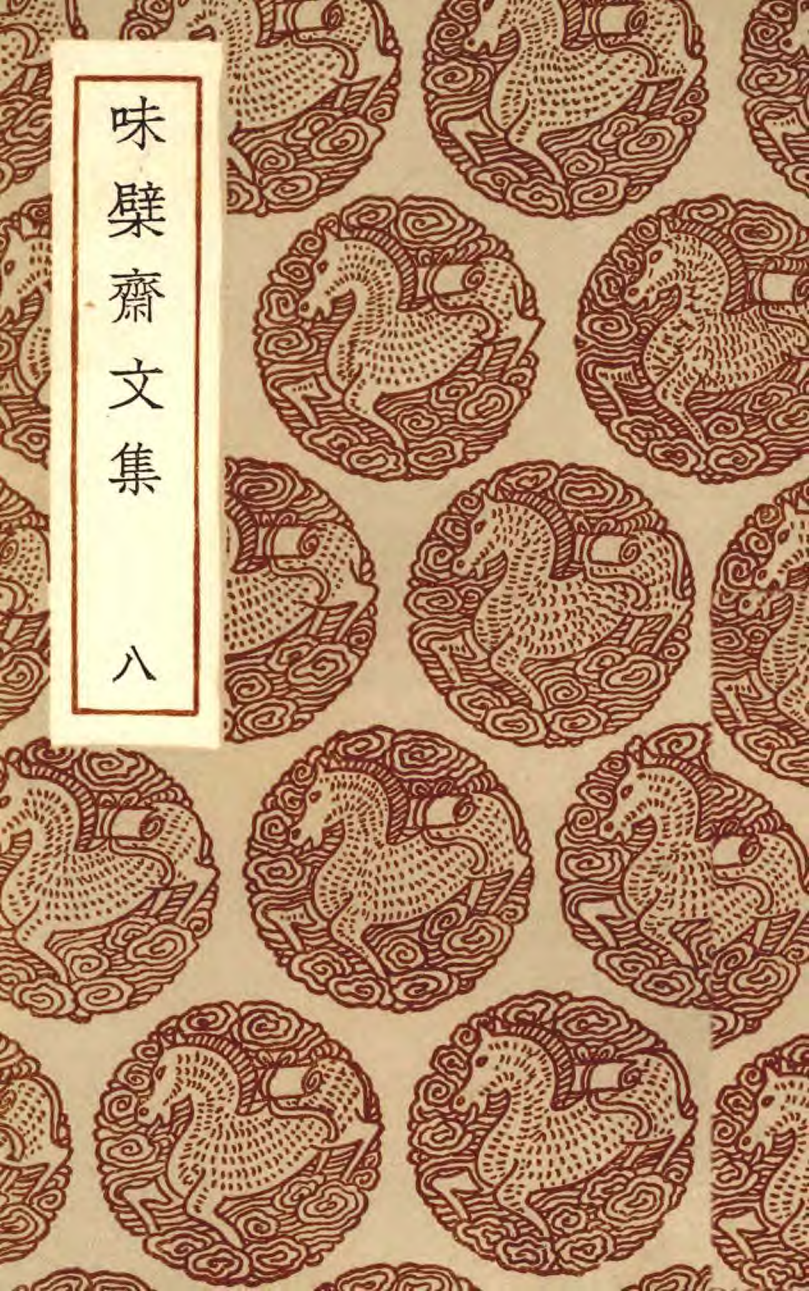


味檠齋文集
八



味 璧 齋 文 集

(八)

趙 南 星 著

味檠齋文集卷八

記

真定府修學記

萬厯己未冬。朱公來守余郡。時遼東爲建會所侵軼。木腐魚爛。不剗而碎。自戊午至今。名城屢陷。已逼近關。選卒餽糧。如填尾閭。而真定以股肱之郡。取其易致。其徵取無數。其督責甚急。朱公覩赤子之危苦。低離而不獲救。不忍恕也。終日矻矻。千慮萬方。爲之留隹類。延旦夕。勞極而病。以藥爲食。然不廢視學。是時府學之不修者數十年矣。自先師之廟。以及講堂橫舍。名宦鄉賢諸祠。瓦破垣頽。納風漏雨。朱公俯仰徘徊。喟然太息。乃計費鳩工。一一修葺之。或有問於趙子曰。方今宇宙欹傾。萬民無所寄命。縵縵焉視陰而恐。莫可爲計。而學宮是營。不亦迂乎。趙子曰。余甚欲子之有此問也。夫朱公蓋知學者也。昔孔子至衛。衛方父子爭國。甚危亂。子路問所以爲政者。曰。其先正名乎。子路以爲迂。他日子貢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問及於不得已而去。曰。兵。又問所去。曰。食。而必不去信。子貢不以爲迂也。於此見二賢之造詣矣。夫迂之名。聖人所不避也。人之生也。食以養之。兵以衛之。二者足而去信。是所養所衛者皆禽獸也。勢必

相給相賊。以至於燬滅而後已。此不迂之流禍也。非知學者不能迂。故學無時而可已也。愈富貴則愈當學。愈貧賤則愈當學。身愈老則愈當學。世愈亂則愈當學。學然後富貴而不肆。貧賤而不詘。身老而不貪。世亂而不邪。乃可以爲人矣。夫學不離乎誦讀講習。而非所以學也。此所以開發此心之明。覺而不迷於其所操修趨赴者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人。獨許顏淵爲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非以其朝誦暮習也。自明經升第之塗開。而人皆用之以取富貴。學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升第服官。則曰吾自此不暇學矣。亦無所用學矣。是顏淵爲邦。即可遷怒貳過也。然則士人率終身學而未嘗學。終身服官而未嘗服官。惟富貴而已。可不悲哉。且士之所誦法者。非孔子也耶。其講堂非明倫也耶。人倫有五。皆以道相成者也。非徒以情相屬也。學然後知道。父子人倫之首也。孔子力行孝道。以成素王。學孔子者。豈徒爲世俗之孝而已乎。故一菽一粟一勺水。非其義也。必不敢以奉吾親。今年主上臨位。當邊患方棘之際。推恩臣下。無內無外。無崇無卑。皆得疏爵於其父母。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也。爲臣子者。捫心自省。果能殫誠事國。有所匡翊乎。果能廉正無私乎。果能同心併力。以濟時艱。忘冤親爾我乎。不然者。主恩若此。而莫能圖報。或忍於負之。雖位極人臣。其爲不孝益甚耳。此不學之患也。夫不學云者。豈其未嘗誦讀講習哉。其所謂學者。非吾孔子之學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此曾子之所

得於孔子者也。愛親而不慮其災，安得爲孝？以此事君，且併其愛而無之，何所不可？爲夫愛與敬合，而道孝乎其間，不知道則不能爲孝子，不能爲孝子，則不能爲忠臣。士大夫若此，小民化之，則不成其爲中國。四夷聞之，安得不肆其侵侮乎？亂匪繇運數，生於不學，旣亂矣，又曰不暇學，是胥天下而夷狄之也。故曰：朱公蓋知學者也。朱公之修學，取諸其俸金，不謀之州邑長吏，其市物用民間之價，是時大旱無麥，貧民樂於傭賃，不課而勤，自三月始事，至五月而告成，旣安且齊，丹青炳煥，頓還太平之舊觀矣。於是屬趙子爲記，輒述問答之語，明朱公之意，嘉與海內之學孔子者，共成其爲中國也。

無極縣修學記

天之生大聖人，未有不爲天子者也。文王伯也，然已受命矣。周公冢宰也，然亦負扆而朝諸侯矣。惟孔子以大聖人爲匹夫，豈命也哉？蓋自上古以至於春秋，開闢日久，風氣愈漓，人心愈壞，大聖人之爲天子者，教化隨時而熄。孔子無萬幾之任，故得聚徒而談道術，以教萬世，使上智得其精微，以君相天下，而中才亦能勉強爲善人，成其爲人物，遂其爲物。此天之所以匹夫孔子者也。然非久而爲戰國，列辟以殺戮爭雄，說士以卑疵求利，禮義廉恥，漸泯無餘。孟子者出，極力發明孔子之道，卽及門之士，罕能領悟，而孟子曰：「人性皆善，皆可爲堯舜，言爲善甚易也，而無如天下之多爲惡者何？」則又曰：「其爲惡者，繇有所陷溺，如水之性本下，激之可使在山，俄而苟卿者出，曰：『人性惡，其善僞也。』教化使之然耳。」又歷詆孔子之弟子，及

子思孟子以爲亂天下。而其弟子李斯相秦始皇。遂舉孔子所刪述之典籍而焚之。阮諸儒之誦法孔子者。一切芟夷。帝王之法不用。而用秦之法以亂天下。孟子之苦心。以爲世道。而古今所未有之亂隨其後。可不歎哉。自漢以後。漸知尊信孔子之道。迨至於宋。而後天下之學者言道術。必稱孔孟。性善之說。舉世無復異議。我國家建學取士。大抵用宋法。家習孔孟之書。人用宋儒之說。非若春秋戰國。未知尊孔子也。又非若宋以前之師承各異說。經義未明也。然其號爲人文盛多。選舉升第者。往往都卿相之位。而負國營私。傷善類以固寵。卒至身名決裂。爲天下僂笑。夫富貴得意若彼。卽不能爲大善。亦何苦而醜厲至此。倘所謂性善。如水之下。是決水於千仞之谿。乃飛而上山也。卽斯人靜夜思之。亦未必不自疑其性之非善矣。是伸荀卿之說。而著李斯之惡者也。而北方士大夫之寡者。每信形家之言。改作學宮。欲以興起人文。不知此勢力。非人文也。何不講學以俟命。夫余之所謂講學者。非必立門戶而求深遠也。其說曰。爲卿相者。勿害國家。爲藩臬守令者。勿害小民。退而里居者。勿害鄉黨。勿以其勢凌姻族。而其發軔之地。在爲諸生者。勿恣肆。勿武斷。勿把持有司。此甚淺近。高明之士。所不屑聽。而舉世鮮能行之。則亦何必求之深遠也。蓋余嘗聞有子之言。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夫人心無兩用。不好爲惡。則必好爲善矣。心好爲惡。而口談孔孟。是鸚猩之類也。雖累千百。適爲生人之蠹耳。不然。居今之世。雖孔孟欲行其志。亦必繇選舉升第。豈惡於多哉。無極之學。自國初以來。宰邑者間一修葺。其道在靈星門之西。旣而東之。又爲樓於

其東。又爲高閣於其北。皆以形家之言故。而末有效。廟學則就敝矣。萬厯庚戌。安邑周公來。下車之始。拜謁神座。周覽學宮。銳意修之。以歲之不易。乃結茅屋若干間於西門之外。而居餓人。饋粥之。使義民郭大剛領其事。久之乃役於學。曰靈星門近市。移之而北。去舊址二十丈。移名宦祠於左。鄉賢祠於右。而以其地爲敬一亭。餘悉築其頽圯。繕其罅漏。旣安旣齊。煥以丹青。雖仍舊爲多。而規模氣象頓殊矣。於是鄉先生學博諸生。僉謂周公作人之盛心。不可無紀。來徵余文以記之。余聞周公自爲諸生時。卽以聖賢之學術事業自任。所著有志學罪言。取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悉徵以前言往行。而主於規切本朝。康濟天下。其爲令。清身惠民。所拊循而化誨之者。竭盡心力。可謂尊信孔子之道。而致行之者已。宜其汲汲於修學之役也。余願無極之士。篤學抗志。一以周公爲法。命運苟利。今之取青紫者。殊亦絕易耳。得之而害國家生民。君子方惡青紫之臭。曷若用之以拯時艱。垂鴻名哉。此周公之意也。是役也。始於庚戌。訖於辛亥。周公名敬止。安邑人。來徵余文者。鄉先生則成二府以旂。張別駕東銘。學博則崔君勉。陳君輔。諸生則甄士奇。李蓮。孟庭相。李可實也。

贊皇縣遷學記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樸茂。尙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於唐。何檀檀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於竹帛。禪矣。自是而後。迄於我朝。寥寥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臼山之

陽云宋始遷之城中。人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實相通。不可評也。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諏士論。感今昔之殊。才美之多困。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諸生步石曰山之陽。訪問遺蹟。於榛莽覲髮之中。低徊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若防。若拱若趨。雲霞翳鬱。翠微錯采。泝水出焉。鈎輦玉環。邑大夫仰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象移意。氣成形。形移氣。故形潤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於斯也。而神響然開也。而目豁然朗也。而志翛然超以遠也。唐以爲學宮隆。不亦宜乎復哉。無俟得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鉅。邑小而貧。費安從出。大夫曰。固也。興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功可僦。何必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於是請諸上官。咸健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趙公倍之。趙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爲文廟五楹。及靈星門。旣成。趙杜兩生者。以遷學之意屬趙子爲記。趙子曰。學未成而記可乎。兩生具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諸士之有意久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爲。夫不敢爲。則無時而成也。邑大夫銳然慮始。卽謂之成可矣。記倘亦可乎。趙子曰。可矣。夫邑士之所爲必欲遷學。何耶。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爲邑多大官耶。兩生未有以答。趙子曰。爲邑多大官也者而遷。固當。夫鳳鳥乘於風。應龍游於雲。夫風也者。厚風也。而雲也者。盛雲也。勢位者。君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蘋末之風。膚寸之雲也。奚足以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拯元元之災。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此其意豈靳爲委吏乘田哉。學孔子者。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所託乎。雖然。勢位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威。若虎傅翼，比暱忘淫，修卻蔽德，飾譏賈佞，凶於國家之人也。假令其爲匹夫，或僅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郡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爲苦。夫非所謂地隱者耶？故士也，誠爲君子，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至，龍鳳也。不者，雖得之，君子奚貴焉？兩生以余之言爲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然，平原人。吳君名一麟，某縣人。孫君名竹，某縣人。趙生名獻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者，咸列於石，以勸方來。

趙州重修尊經閣記

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忠信廉愛，宦成而益怙，士民便之。於是當事者以趙州衝劇，自關西范公後，垢敝難治，乃以王公爲守。未幾而賦均盜息，諍訟鮮少。州學有尊經閣，廬倚欲仆，柱之以木。王公欲修之，而難其費。會州中男子陳九洪掘井，得銀盃等物，約八十兩，以告之王公。王公以聞之觀察游公。游公曰：擇所用之，於是擬修尊經閣。其市物如民間之賈，其役夫如私家之直。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王公每漏下四鼓，卽起視事。至天明，門外空無人矣。日再至學宮巡觀之，衆見王公來，愈益謹呼趨事。始於前八月，至九月而落成，速矣。王公見閣之前有敬一亭，亦已頽壞，乃捐俸銀二十兩，就夫匠修之。後先事竣，以報游公，謂宜勒石以記其事。游公大喜曰：掘井得金，一奇也。州大夫捐俸修學宮，意良厚，誠不可無記。王公以屬余，余不佞，竊聞王政不外教養，而養尤急焉。故虞廷命官，先稷而後契。今天下之民，屢遭饑饉，而不

講於薄征緩刑之政。弱鬼壯流。黠者揭竿矣。游公非已厚下。夙夜憂勤。屬所被災。慮聽聞之不悉。躬自行縣。徧歷郊野。觀其枯滯之狀。延見士大夫父老。問以疾苦。議振業之方。若痼於厥身。而思所以蠲之也。王公奉行德意。一錢不取於民。經費甚嗇。俸祿充衣食而已。時出以紓小民之困。今年春修葺州城。其所需者。乃審編造冊之所餘。非惟無所取於民。而枵腹者得食。而接氣焉。若王公者。可謂能養民矣。皆游公德意之所加也。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已。故井中得金以助興學。井者。養而不窮者也。以明在上者能養其民也。不然。則閭閻之中。愁嘆怨謫。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而徒飾學宮。起橫舍。欲人人嫻學。絃歌盈耳。豈不難哉。余伏處巖巖。實賴仁賢在位。以獲談經授徒。無豺虎之患。是以樂爲之記。

許州重修尊經閣記

宏治中。無錫邵文莊公爲許州守。於州學之左隅。起尊經閣。於其北前爲太極壇。環爲八方。以象八卦。而中有亭曰品士。其南爲嚴師堂。旁爲號舍。東西各四。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額之。萬厯甲午。定興范公重修之。以至於今。柱塋屋塾。蓬蒿據之。癸丑。武進鄭明初公來守許。明年。條職具舉。衆庶悅豫。乃修先師殿。及兩廡戟門。明倫堂。吉水鄒爾瞻爲之記。今年遂修尊經閣。暨於堂壇亭舍。易其棟桷。增其戶牖。每舍隔而爲五。凡四十楹。復於嚴師堂之左右。各新構三楹。東曰謹庸。西曰強恕。植以修竹。蔭以槐柳。掄諸士之秀者。會文其中。公爲講析品第之。因元氏宰蘇公。屬記於余。余聞鄭公高才博雅。能文章。從蘇

公乃知其潛心聖學。靜中多所超悟。弱冠釋褐。歸而讀書山中者三年。乃出而仕。夫士非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雖才術絕人。不免爲俗吏。將以興教化。維人紀。非其任矣。邵公者。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者也。故其所設行。皆化民成俗之務。卽漢之循良。不足以方之。鄭公爲邵公之同鄉。後先作牧。講堂再起。文會復集。豈不休哉。夫鄭公之深於道也。於其謹庸強恕之訓知之矣。過於庸則非道。離於恕則非仁。古之大聖賢。其自視皆庸人也。夫行庸行也。言庸言也。非庸人而何。其自視不異於人。故視人不異於己。是以能恕。若尊己而卑人。則將峭刻倖戾。不近人情。悖亂之行。從此生矣。夫許曹瞞之所興也。彼親爲漢臣。劫愍帝以遷。而卒令其子篡之。彼自負其才。足以籠蓋一世。高於庸人。不啻億萬之數。生而宜崇高富貴。無居人下之理。則可謂英雄豪傑矣。易益之六三。用凶事。無咎。說者以桓文當之。謂其矯命衡行。而功實濟世。故無咎。無咎者。有咎而可貰也。然則桓文不免爲凶人。而況曹瞞之篡乎。此不恕之極。而尊己卑人之流禍也。彼其心亦自知其非君子。而猶以爲英雄豪傑。不知蹈天之隙。乘人之危。以謀爲不軌。亦小人而已矣。何英雄豪傑之有。且其得意。不過萬古之須臾。而惡名與天地無極。豈不愚哉。許州舊有魏文帝廟。邵公毀之。而易以愍帝。何其快也。非邵公孰能若是。考州志。邵公以宏治癸丑創尊經閣。及堂壇亭舍告成。而鄭公之守許。亦以萬厯癸丑克藏陳事。豈偶也哉。殆天之所以興斯文於中州乎。邵公時。士風猶滄。是以其所爲教者。惟舉大學之目。今談道者。每務爲元遠。後學往往輕前哲而自雄。內實沈溺於利欲。鄭

公揭二言以爲訓。使士人知二者之外。無復學問。無復君子。無復英雄豪傑。庶幾可以正人心哉。

重修恆陽書院記

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往往有書院。所從來久遠矣。蓋當道者。掄疊較之秀而羣肄焉。所爲宏闡國家作人之意。甚盛美也。自楚相擅權。矯制衡行。萬厯戊寅。以其鄉之士譏之。遂盡毀天下之書院。真定故有恆陽書院。創於嘉靖辛亥。直指楊公選。太守孫公績。至是遂廢。青衿絕跡。宅蔓草而游鳥雀。過爲歎歎低徊。不能去焉。至壬午。遂改爲游擊將軍之署。壬子。當大比。士督學缺人。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事。得人爲盛。遂決意興復。明年正月。卽檄府別建游擊署。而以書院還有司。發贖鍰七百餘金。謀之中丞汝南劉公。發百金。頃之太守周公至。以三百餘金佐之。先是二府陳公署事。捐俸金四十米七十石。物價若市。雇直若私。匠效其能。衆盡其力。朝朝焉。啟啟焉。簞簞不煩。而鼓舞競勸。工始於正月。成於七月。重門之外爲坊。內爲講堂。東西爲精舍。凡十四所。講堂之後爲長廊。有堂有廂。後有水亭。維夏則滄有小閣焉。以司漏商。大都一如舊時之制。又以二百五十金買田。爲諸生授漿之資。於是真定復有書院。三十二城之名士皆至。文繹再集焉。乃有文學造於余曰。書院之廢久矣。役鉅費多。復之甚難。前此議者屢矣。而竟不果。傅公一旦復之。美哉功也。與創始等矣。余曰。豈惟創哉。楚相不忠不孝。實有狂秦坑焚之志。而勢不得行。乃發怒於書院。又令督學少進多絀。將使天下膠口而不敢議。束手而不敢動。以爲其所欲爲。天下旣已慚服。

矣。幸而性命湔傾。書院之復。所以暴權姦之罪。伸青衿之氣。意甚深遠。傅公嘗有詩以咏之矣。余讀之。不勝悲怒痛恨。已而不勝快也。故曰創不足以云也。文學大悅。乃正襟而問曰。今之教士。不以道德彝倫。惟文詞之尚。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又益之書院。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而損公帑。勞民力。倘亦可以已乎。余曰。卓哉。吾子之問。天下之無教化久矣。然道固不廢。文詞之所稱者。非道德彝倫耶。心會而身體之。古教化在其中矣。夫國家設科第。以羅士士。非此莫繇自致。彼楚相者。故楚之貧諸生也。繇科第進。一旦而肆滔天泯夏之惡。彼其蒙被國恩。豈不厚哉。爲善者不尊顯。則名不彰。爲惡者不尊顯。則身不亡。科第自榮。非人則辱。士在所自樹耳。蓋己巳之歲。余讀書恆陽書院。當道者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爲之師。艾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學能古文。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數向余道之。明年庚午。余隨諸君子舉於鄉。是歲得人稱盛。多出艾先生之門者。頃之先生入爲刑曹。丁丑劾楚相奪情事。遣戍。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楚相敗後。艾先生起爲蜀開府。余不肖。生鄙小縣。自見艾先生而後。知覺漸萌。志意稍立。故教人者不厭多方。好學不厭多聞。於是周公屬余爲記。旣爲述其廢興之故。併所與文學問答之詞。以明當事者作人之意。爰勒石章。用垂不朽。其詞曰。

萬厯初載。楚人柄朝。猴冠而虎媚於昏楮。妖進直屏。毒流天下。帝欲其遁。奪之所生。於位宴處。鄉較騰譏。繩以烏鳥。擱焉馮怒。毀其講堂。無令聚議。比於盜藪。在恆山者。豎以大旗。爲將吏府。縣歷三紀。人忘舊貫。

改作是仍。傅公乃來。持斧問俗。兼秉文衡。毅然舉廢。片言立決。數月告成。頓還榮觀。巾卷畢集。絃歌有聲。恆山之陽。雲垂華采。天宇昭明。嗟彼己氏。文不可偃。永被惡名。愷悌君子。協心作人。福祿攸從。庶士念哉。必忠必孝。爲國幹楨。

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

異時天下郡國。往往有書院。而饒陽有近聖書院。嘉靖丙辰。令張公仲孝所建也。隆慶丁卯。邵公型修之。萬厯初。江陵擅政。盡毀天下之書院。而饒陽以僻邑獨存。辛丑。翟公耀再修之。壬子。關中萬公來。下車未幾。卽至其地。登草除。蒔而入。睹其頽圯之狀。俯嗟仰歎者久之。時歲向暮矣。越明年。百物就緒。上下交孚。乃議修書院。首捐俸百金。令出而士庶響應。輸者忘費。作者忘勞。凡五閱月而告成。廳事三楹。後爲尊經閣。如之。傍爲號舍二十間。開門屹墉。廖朗岑寂。可以盪懷。可以凝神。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聚而共給之。約期會文。而指示之。時時爲講。身心性命之學。邑士聞所未聞。駸駸興起。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余所厚善也。學博嚴君心師。王君以德。李君服周。命諸生田播。屈允直。陸文遠。李芳春。持路公書來求記。余每嘆今之世。可謂極衰。何以徵之。士大夫以講學爲姍笑。曰。古人未嘗講學。夫書以道政事。首言明德。親族非學耶。易在古爲卜筮之書。而文王周公以之。明理數之非二。吉凶之在人。學孰大焉。或又曰。古人之言備矣。不必更言。夫古人之言。今人一一行之。則可也。而率咫尺之不行。又禁人勿言。不亦惑乎。余觀明堂月令。

之書。所稱古之帝王。飲食衣服居室。以至一政一令。莫非參贊化育之事。非學而何從得之。其爲之臣者。可知矣。漢猶有其遺意。今之士大夫。其言不必合經術也。其行不必合法度也。故無所用學。蓋其所從來久矣。春秋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春秋去古近。其朝會聘問。未嘗不講禮也。其譙會。未嘗不賦詩也。其動作威儀。未嘗不言敬也。而猶曰無學不害。蓋以載籍訓典爲學。而不求之身心性命故也。矧今之時。教士用人皆苟。且益無所用學。是以臣紀士風皆壞。剿襲記誦。可以取青紫。其高等者。一旦而頡頏公卿。故不貴貴。少而得志。髮種種者可厭也。故不長長。人生都華靡。多金錢耳。何以仁義爲。故不賢賢。不貴貴。不長長。不賢賢。大亂之道也。今朝野皆然。此不學之故也。倘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姍笑。而勤心從事焉。則君子日多。風俗日厚。國家生民有攸賴。而天下可治。萬公之爲饒陽。教化大行。閭閻清美。上下逖邇。莫不頌服。此講學之效也。夫欲爲良農者。必講於穀造之宜。欲爲良醫者。必講於鍼砭之術。欲爲君子者。必講於聖賢之學。內之以修身。外之以救世。無出於此者。書院之修。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修身救世。無時非急務者。此時爲甚。非萬公何足以知之哉。

重修神武衛記

眞定古恆山郡。畿輔之南一重地也。洪武初。天下甫定。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衛。厥後分封諸藩。補

調神武衛爲秦藩護衛。至宣德中革去護衛。悉赴京師。其時獨有真定府守土者上疏。得請留神武衛於真定。創建公宇。宏敞深邃。迄今百八十餘年矣。承平日久。武節日弛。而綰綬者各有私第傳舍。衛署任其傾頽。遂爲鼠坻蟻坦。不可忍視。萬厯甲寅春。聶立中來署衛事。入其門。喟焉懷嘆。問其圖籍。則藏於吏胥之家。至其最後。西北有阨焉。約一畝有半。深三丈許。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凡三月而告成事。堂廂五所。六房儀門官庫。悉還舊觀。相其地勢。左右相傾。乃悉剷其贅土以納之。阨而阨夷。往者衛事抗敵。日甚一日。幾於縛手不可爲。自立中至而千夫長百夫長咸自濯奮。羣知屯糧之催徵。委任得人。而逋負悉完。衛軍之健訟者。曠然不敢動。簿領委積。多年沈閣者。今皆消散無餘矣。繇斯以談。安在其衛事不可爲也。則立中視公家事如其家事也。今夫人之作室者。有地形隴隄而不爲平治者乎。有掘土爲阨而不填者乎。有歷時之久。至百八十餘年者乎。無論於形家言爲凶。卽睨視而念及之。有不能一朝居者。昔魯叔孫婁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必躬自洒掃。此皆傳舍也。而不肯苟處。矧其出政臨下之所。非旦晚可去者。而阨暫在側。至於數世。又任其傾頽而不顧。此其悠悠忽忽之態可想也。而望其挺身躍馬。建功於塞上乎。非立中至。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衛者矣。立中。定州之世指揮也。少而業儒。經術大通。以父命襲職。威儀棣棣。志芳而材駿。見武弁摧抑日甚。有以自守。不爲非禮調俗。嘗爲薊鎮守備。其觀察毒人也。以夙卻害之。仕三十年而猶綰衛符。彼仗鉞登壇者。皆何人哉。

立中屬余記。且問堂名於余。余命之曰德義堂。其說在趙衰之稱卻縠也。曰。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立中有其風焉。

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

萬厯癸未。余爲考功司主事。癸巳爲郎中。管京察之事。其時太宰爲餘姚孫公。古之淡漠真人也。其時政府。則太倉王公。蘭谿趙公。新建張公。事竣。大失三公之意。以爲專權結黨。擬旨罷余官。奪孫公俸以去。迄今三十年矣。余偶再起爲御史大夫。今年癸亥京察。余復與聞其事。太宰涇陽張公。太虛其心。神明其識。而考功長治程君。渾渾而不可亂。謙謙而不可捫。政府福清葉公。蒲州韓公。隨州何公。高陽孫公。皆無私人之可庇。異己之可除。甚易爲也。第神宗末年。以二三大臣負之。謂頻頻者驚斯耳。其進其亡。皆若罔聞。於是貞良皆去。邪僻亦少。百司庶府之權。歸於數人。丁巳之察。舌燄焚山林。以拘於額。猶有在錮禁之外者。賴今上聖明。公道復出。而是非紊亂。戰爭猶力。又甚難爲也。事竣。君子以爲平恕。而余亦得以無罪。蓋余因是而有感於洪範之言也。其皇極之疇曰。無虐齔獨。而畏高明。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也。禹。武王。皆人主也。何畏乎高明。彼齔獨亦何足虐也。然歷觀叔季之世。有位者才足以爲惡。而時復得爲擅朝橫世。而莫敢誰何者。至於神人不容。而猶或翼蔽之。斯不亦畏高明乎。乃有厲節首公。忘軀命妻子之計。而橫被侵誣。仰天泣血。而無可告訴。斯不亦虐齔獨乎。闕茸以畏之。稱高明。俊傑以虐

之稱榮獨。皆臣下偏黨之所爲也。而人主不察。以自壞其天下。稽覽古事。何代不爾。此所以爲洪範。爲皇極。爲天之所以錫聖人。教萬世也。司功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義。夫幽者。陰也。明者。陽也。黜陟幽明。進陽而退陰也。世皆言陽剛陰柔。陽之用事爲春爲夏。煦嫗生養萬物。皆用柔也。陰之用事爲秋爲冬。申霜累雪。摧隕萬物。剛已甚矣。陽從九地之下。鈐然而升。乃見其剛。然風日融和。仍以柔道行之。故君子盛能容小人。小人盛必不能容君子。中國盛能容四夷。四夷盛必不能容中國。蓋陰陽之性情也。今陰之盛已極。而陽始盛。極盛則宜消。始盛則宜長。此長而後彼消。若任其極盛。則殆矣。此亦閒不及謀之時也。可不爲之寒心哉。考功司題名碑。自癸未已滿更立。餘姚陳公爲之記。今復滿矣。客冬程君與員外郎南海葉君。主事歙縣汪君。劍州趙君。徵余記。余未暇也。於是程君遷太僕少卿。以出使行。葉君汪君皆轉文選。而驗封司主事霑化丁君繼之。義烏金君家拜郎中。至員外郎則晉江馮君。主事則北通州張君。復申前請余爲記。余乃爲之。愧不足以行遠。然後之君子。覩其姓名。考其所黜陟。觀天下之所以治亂。夷夏之所以盛衰。旣千萬世而下。惇史之褒貶。皆可知也。何必覽於古志哉。

潞安劉大夫生祠記

國家稽古建官。自一命而至公卿。皆以爲民也。位益大則其所繫於民尤重。乃世之大吏。以民事爲細。有司者治之耳。郡守親民之官也。今州邑之民。往往不知守之行事。深山窮谷。有不知其姓名者焉。嗟乎。召

伯分陝甘棠勿伐。彼胡繇得焉。夫大吏奉己。小吏亦何有於民。此民生之所以靡底者也。劉貽哲爲潞安守。至卽與令長若士大夫父老講求民間利病興除之。而精計強幹。足赴其意。先是比歲不登。民多轉徙。戶口縮於曩時。議者遂於正稅之外。有地差之征。貽哲手自會計。他賦故溢額。遂請於上官。歲減萬餘金。郡多荒田。招集貧民築屋居之。給牛種及炊食。蠶豆之費。墾田萬畝。桑麻彌望。每歲餘穀二千有奇。儲待備賑。襄垣雨雹壞稼。貽哲躬往賑之。仍給穀種。歲則大熟。民皆相慶曰。此太守之賜。豈可不先完公賦而後食。故自貽哲至而民樂征輸。卽宗藩所得積逋至萬四千金。非復昔之告困矣。往廚傳之費。歲以七千。鉤考有法。所省者千焉。平順壺關黎城行汲甚遠。貽哲爲之鑿池。而民無沾水之費。襄垣之城河故環之。自信之直去而邑日敝。今修復舊道。井泉頓三丈。灌園者滿河之干。郡邑學宮陋者新之。非處者改之。羣諸生有志者。日與講藝。人文彬彬興起矣。大氏貽哲爲郡。毫髮有關於民便者。不聞則已。聞則無不爲也。公帑錙銖之餘。無不以養士民也。士民甚德之。會遣小吏貢篚。不解事。坐左遷。將行。遠近號泣。墾田者皆牽牛至。悉以與之。人人欲絕。送者駱驛二百餘里。郡中及屬邑皆爲生祠祀之。而郡諸老先生屬余爲記。先是貽哲將之官。過余曰。昔孟仁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寄其母。不許上黨篚織之郡。初在郡。終不敢買寸帛。余曰。甚善。貽哲至。則以此事及錢穀不入府庫。贖罪皆以穀。誓之於神。夫士大夫患不誠心爲善耳。誠心爲善。則私減私滅則一意爲善。蹀步跼蹐。無非善者。鬼神猶愛之。而況於民乎。貽哲幼挺異。

質能文章爲郎時風霾上封事及廷議封倭不可觥觥著節文章之士多不習吏事好氣節者平易近民之意常少若貽哲者詎可易得哉然貽哲從余學余得奉教於其大父南嵐公父少嵐公甚久洊官皆清白仁厚所從來矣南嵐公宰武鄉有生祠貽哲名復初陝西高陵人

柏鄉令張公祠記

夫士隱居不忘規天下之安則以鉛槧襄天工故取當世之仁人君子所見聞真者論贊厥美爲甶能思者掄之罔斲以興善而忱惡守令之設以爲民也初未嘗不名實相符久之遂失厥指若欲其園田郡邑而牛羊黎庶也者有能不貪不猛無害於民其人卽未必可述固已鮮哉希矣況於學道愛人者乎柏鄉蓋有張公祠云余邑去柏鄉二十五里而近余未仕時張公來爲令識之習其行事張公名延庭別號左海濱州人齊魯之名儒也顧幹飄鬚儀貌甚古其見民相與語惻惻愉愉若家庭父子民亦忘其爲令君有訟徐爲剖析是非曲者聽其自謝媾解好含咽人之過有善亟旌之惡者撻之示辱能改復旌之意常在縱舍不以卓鷺自見有健訟者累歲不休上官以爲此鄧析之倫宜誅之應估終賊刑之義公曰固也律不至是竟不肯歲疫捐俸施藥不起者買棺揜羸其惻怛心誠諭於民順德境有盜夜殺人時捕盜法嚴守極其拷治有黠者遂賄他盜云殺之柏鄉境其人夜扛之鄰境耳守大喜以得卸其罪於公逮治扛尸者公謂曰爾等第誑服無自苦也李公盛春表曰尙書里入門則佃戶列居其西爲場其南爲別墅之

大門上有樓。登而南望。有蓮渚焉。當盛開時。丹華照水。芳氣與薰風俱來。太宰楊公巍題曰蓮渚仙居。入其中有堂曰壽槐。以堂前古槐可四十圍。相傳數百年物。其後爲長廊。西有諤院。爲藏書之室。顏曰讀書處。東有挹蘭齋。懸簾以待賓客者也。其後地甚幽曠。蒔植花木。有臺臨以軒。出大門。踰官道。桎木千章。池水經其中。過一隄爲西韓之水。望之皆水也。皆竹也。於是有高陵館。有韓河館。有淨深亭。此雕橋莊之梗槩也。太宰之別業僅如此。游之須臾而盡。無可以駭睹聞。侈談說者。則所謂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者也。太宰功成身退。於此明農。於此讀書。時而乘屐獨往。遇樵童野叟。款語問勞。或故舊親戚。四方之詞客相訪者。則相與登臺泛舟。稱觴詠詩。其樂也至足矣。夫太宰達人也。見太虛之寥廓。不以尺寸自封也。任造物之太素。不醜之以藻飾也。服化工之極奇殊巧。不敢與之爭也。以是爲山林。而忘其爲吾之別業也。此山林之真者也。而別業之大者也。蓋吾郡有古槐二焉。其一在南宮。有大槐館。其一則梁公得之。而雕橋之槐。伯乎南宮。南宮者枝葉扶疎。而雕橋者亭亭直上。有正人之度。夫槐非散木也。古者外朝之位。三公面三槐。槐者懷也。能懷來人。慤情。呂給事宗望等屬余記。余爲著其所真知。以觀後之長人者。民情大可見。其尙務安民哉。

蜀中採木記 代作

余承乏撫蜀。六載於茲矣。始至則值播州初平。嫠婦晨泣。鬼火夜青。長江流血。瘡痍載道。入其境可爲傷

心酸鼻。戾夫亦且長潛。而况爲人父母者乎。余以閭閻當之。雖嘆咻撫揜。不遺心力。而久病羸之人。固非中醫所能奏效也。然亦稍有起色矣。而國家以殿閣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幽險僻絕。人迹不到之地。崢嶸山淵谷之所隔閼也。炎霜古雪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羣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猿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煙苦霧之所羶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畝。雖驅鬼中而發殤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瘠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梟布爲梯。仍以屨其身。而縋之以上下。虞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爲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况小民。躬斫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憾。則此其爲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苦。救其阽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爲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觀見之焦唇乾肺。以爲民求萬有一分之

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恆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爲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爲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慨之私。備蜀志焉。

居易堂記

常可行爲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於末世。習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感慨而爲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俗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盛。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爲易也。亦不知所謂命也。自世道之衰。據權秉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褫。所榮所辱。顛倒難糅。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爲報恩洩忿之具。於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悉舉而歸之於命。小人者。則以爲天地萬物盜也。健則得之。孱則否。狡則得之。賤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恆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爲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闖阨而鬱鬱者。殊亦不少。唐虞之四凶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古之制。遵聖之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夙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於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於天。天委於數。非曰求則予之。不求則靳之也。

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不求，故謂之俟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所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取喻於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爲宅，而偃息其中。小人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人之品，君子爲吉，小人爲凶。吉人宜得，凶人宜失。仁義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况居易者不危，而行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頗亦無難知者。而何小人之多也！人之爲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存乎忠信而行依於德讓，曾爲天官屬有聲，而權倖不容出之於外，所至兢兢官守，不以一字干貴游，積次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於邊者，邊更多速化，不敢爲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爲邊吏。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行來吾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秦中楊直指之言，貶秩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爲之記，復作漳水之詩以貽之。其詩曰：

漳水之東有濁有清，君子爲堂，卽於清漳。匪多於陰，匪多於陽。且文且質，亦卑亦昂。肅肅僮僕，夙興餐掃。有客來斯，斂心談道。婚姻來斯，莫不和好。飲之食之，莫不醉飽。燕巢於梁，羣雀來賓。有鳩有鵲，其鳴好音。犬無妄吠，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幕矣。俄而羈矣，白日灼矣。雲霧幕矣，羣小之障。白日灼矣，君子其昌。

大友堂者。呂輔季之所爲堂也。大友孰名之。輔季請余名之者也。何名乎大友。美桓伯也。輔季有三兄。長曰桓伯。今爲大梁觀察者也。次曰元仲。國子也。次曰鬻叔。文學也。余與呂氏兄弟。親則肺腑。契則芝蘭。自其先封君顯庭公在時。余數過其家。公則命桓伯兄弟出揖。旣而侍坐。斂容正襟。有問則對。及桓伯成進士。抱子無所假借。稍不如意。輒訶責之。兄弟惶怖引罪。色霽而後已。桓伯兄弟事公如烈君嚴師。惟恐督過。故皆勤學早成。至其兄弟之間。則情好篤至。如手足。須臾造次不離。得雋味美醕。以奉兩大人。所餘必共啜之。衣服冠履如一。桓伯旣游宦。奉入皆進之於公。久之爲宅四焉如一。於此見桓伯之能友也。然則桓伯兄弟。不可謂孝乎。孝矣大孝。必也聖乎。然能友者必繇於孝。愛其親者。未有不愛其兄弟者也。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夫友於兄弟。乃所以成其孝也。故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人之性。鮮不自私其身。而況澆古旣遠。教敝俗薄。如賈誼所謂借父鋤耰。慮有德色。可忍道哉。且兄弟一身也。而猶有封。至其嬖匹。皆異姓之人。以外成之道。不過相夫耳。何知兄弟。其先後間固不能相讓。而兄弟之好。往往繇之以懽。乃桓伯之家。不聞有片言相稽者。是父母兄弟合而爲一身。又能使異姓之人。合而爲一身。可不謂之大友乎哉。且姜伯淮兄弟。友愛天至。著於汗青。然以遭時不遇。兄弟偕隱以終。今輔季又成進士。試宰蒲城。旣用天下矣。則友之義固至大哉。夫愛其親。則愛兄弟亦孝也。繇此推之。則必愛其君。豈惟民生於三。事君不忠。非孝故也。則必愛其朋友。事親必知人故也。夫愛生於

仁。仁心不覺則已耳。覺則於人無不愛也。而況於君親兄弟朋友乎。舉天地間一草一木一昆蟲。無不愛也。而況於人乎。總之成其爲孝而已。孝成而後謂之大友。桓伯仕宦所至。皆有惠愛。綴於民思。輔季蒲城之政。譽洽三輔。此孝友之徵也。則惟勉圖厥成哉。堂成於某年某月。屬余爲記。今乃能爲之。長安有馮仲好先生。輔季其以余言請正焉。

思黨亭記

余邑恆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望之。菁蔥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卽得儉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年來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芝堂。堂之東曰謙美簾。西曰遜美簾。簾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板之以石磴。而下爲軒。於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水灌之。易涸也。有客教之。盍近井乎。乃爲亭於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花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窗。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壩。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池。以爲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巽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繇藤花之畦。入於曲水。而注於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萼送香。清流隕墜。鏗鏘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己丑

以封事忤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固以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于儀制。高大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黨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煌。余美來斯。爲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蓓蓓。余美來斯。以笑以拊。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斯。於茲步屨。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於是名其亭曰思黨亭。屬梁衆甫書之。而榻諸君子之姓名於座右。客有問於余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爲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於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爲也。各相左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某事相爲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爲也。果相左也。於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辯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雖脣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於己耳。人之情樂

軒冕而厭章布。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驂斬乖離。膠漆解散。甚至回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衆。其爲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於萬厯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雕橋莊記

夫士處山林之中。有用之則仕於朝。不用則復歸於山林。莊子曰。山林皋壤。使我欣然而樂。故君子進退無不樂也。人之能知此樂者。必其福慧具足者也。夫山林者。天地之有也。盈天地間皆是也。舜同居於木石。孔協性於山梁。所在皆吾之有也。彼夫巖岫之奇崛也。羣木之秀蔚也。草花之賁妍也。流泉之清泚也。沙汭之瑩而石礪之突也。斯亦可爲欣欣也。而况大雲之爲大觀乎。小雲之呈微巧乎。千變萬態而莫能圖乎。而况大風之颼颼乎。小風之泠泠乎。長風之颼颼乎。迨夫山虛樹默。衆禽弄吭。啁哳爭鳴。忽而流鶯一囀。莫不自憎其拙也。此皆天地之所有。而吾之所以暢心神。娛耳目者也。不必其爲我有也。然人既有之。我不能不有。則惟誅鋤荒蕪。小小繕築。而游處焉耳。乃有起瓊樓。構香閣。周以廊廡。雕甍綉戶。多其曲折。入者莫知其所之。臺榭池亭。游譙多所。而又博求奇花異石。珍禽怪獸。以物之物。惟其遠。不問其土性。費惟其多。不必於成趣。此夫錢財流溢無所容。而用之以矜炫鄙俗者也。嗟乎。山林之樂。固不易知。亦無怪其然也。吾郡梁太宰有雕橋莊。在郡西十五里。火茂諸山之東。前臨漳沱。西韓。西韓者。今稱周河者也。往真定令周公應中濬渠。教民種稻幾千畝。迄今利之。故稱周河。北人謂水皆曰河也。東爲大門。開府

於是直指且論罷公矣。士民共爭之不能拔。會關中移牒至。盜殺人果在順德。乃論罷守。衆皆以爲有天子公爲政責大指。不爲俗吏繳繞。以故邑衝多過賓。常有餘閑。時時聚諸生試文。精爲品騁。人人樂其條暢。脩輦者甚衆。諸生有王宜者。孝友。中年不娶。表其門以風。而窶不能爲吉凶禮者。皆周之。諸生無傷哉之嘆。公在柏鄉六年。遷南戶曹去。旣而來爲順德守。過邑。邑父老童子婦女。懽呼羅拜。豐野哽塗。爭睹公之面。擁輿不得行。公乃下輿乘馬。衆皆曰。今日乃復見張公也。尋有繪萬人圖以傳者。公寬惠其天性。人人感之。然公之德度淵矣。元矣。當其時。邪宰擅朝。以慘礪立威。捕盜其一事也。人孰敢寬惠。又驟貴賤人。以羣豪傑。仕人多趨之者。前鏞後隨。堂輿易入。而公若拙若頓。獨游清波。公博通古典。文詞藻贍。上官恆相求請。至賀國慶表牋。皆出公手。以是猶得遷京朝官。君子謂公之爲政。似漢朱邑。卓茂輩。而學術過之。若生於漢者。公卿矣。公同時周公應中爲真定。余公啟元爲臨城。皆少年一意愛民。以亮節忤時。坎珂至今。而先公令柏鄉者。高公等朴實人也。然心慈。不久左遷。士民惜之。爲立祠。張公祠在邑北二里許。高公祠在邑南二里許。張公祠成於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雷公某復修葺之。未有記。邑人路靈石應治。張職方也。恆山自古多兵燹。此木歷數百年。歸然長存。非獨其性質之堅貞。亦其所得於二儀七曜之精華多矣。其神明足以自衛也。然南宮者。乃在城市之內。公署之中。冠蓋之所游。鳴騶之所聒。不若其在雕橋者。居墉垣之野。得梁公爲之主人。其幸多矣。梁公往矣。公孫慎可讀書其中。自號南韓生。少年脫穎。非久淹山。

林者。然其人韻況閒遠。是可與言山林者也。可與言山林。而後可爲廊廟之器。則余之所深望於慎可者也。慎可屬余爲記。太宰功在國家。未老而抽身。夷猶徜徉於雕橋莊者二十年。進則若忘其家。退則若忘天下。非古之所稱達人者耶。公固不自知其樂也。世之人固有垂老服官。遂與山林長辭者。忘孔氏之戒。失當年之娛。其視公何啻疏屬之與懸解哉。余受公之知最深。晚年同在里中。相與最久。情好彌篤。至命衆甫兄弟從余遊。暨慎可兄弟而三世矣。余安所得此意者。以其稍能靜於山林哉。夫雕橋莊固宜有余言也。

宿修武記

先大父爲武功令。余年十八。之任時。隆慶丁卯也。冬月歸就督學試。行迫暮。抵修武。宿於吳君之家。燭下吳君來。白皙。年可三十許。揖而入。無何抱一兒來。復入而出。則命陳坐。以酒肴至。余問其姓。曰我吳自省也。食已。以錢謝之。曰佳客偶至。愧無可飲食。何至取錢。黎明。余行。迄今五十四年矣。余每向人道之。庚午余舉於鄉。出姑蘇。申相國門下。申公稱余爲端雅。極愛之。余爲郎。有譖余者。余上書述修武事。曰某不忘人一飯。而忘座主乎。柏鄉魏侍御爲陽武令。余作詩送之。亦述此事。然莫得其常而報也。獲嘉馮元獻。岳抑生來。余問之。則知吳君號東溪。其伯子名綽者。爲諸生。與二君往來。余寄以書。其答書稱故生員之子。余疑之。吳君相見時。不儒服也。今年綽來。淳朴謹慎人也。具問之。乃知吳君家故非逆旅。以余至日暮無

宿處輒留之耳。吳君其時讀書。別後遂入學。吳君有五男子。曰綽曰纘曰統曰綸曰綵。綽五十八矣。纘五十五。計相見時所抱者纘也。綽之子可與可就。綸與纘之子可則可宗。皆爲諸生。而綸可則食廩矣。吳君之子孫曾孫凡四十餘人。河內令劉玉孺。余之世交。賈敬迓之舅氏也。頃敬迓過之。余爲書玉孺表。吳君之宅。且令敬迓過其家。歸而爲余言。吳君之子若孫。皆淳朴謹慎人也。相與嘆羨。末世乃有如此人家。余今猶彷彿記憶吳君。溫然薰然可挹也。卽其家故非逆旅。以余日暮無所栖息而留之。以年少不識面之人。攜幼子相見。出中廚接慇懃之勸。此其人自仁厚君子也。余非獨感吳君之德。殊亦自喜平生所遇。多君子。扶之而使立。櫛之而使直。名譽日聞。釋褐卽齒於士類。乃自少年塗次一飯。卽遇吳君。而其子孫又多而且賢。爲交游之光。此其中殆有早定而互感者耶。伯子來。值有賤冗。一宿而別。爰記其事貽之。欲吳氏子孫益勉於善業。儒者期爲名士。以昭世德。垂葉語於無極也。

